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被淹没没有遮挡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岁月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带着我的，
绳索和身影，
判前。

废墟之花

朦胧诗的前世今生



王干 著

POETRY POET

那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富的叫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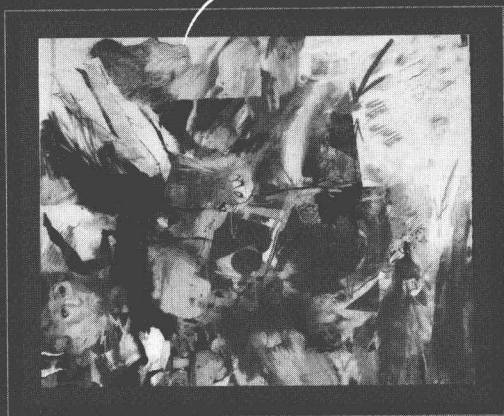
好望角发现了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废墟之花

朦胧诗的前世今生



王干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废墟之花——朦胧诗的前世今生 / 王干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399-3514-0

I 废… II.王… III. 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238 号

书 名 废墟之花——朦胧诗的前世今生

著 者 王 干

责任编辑 于奎潮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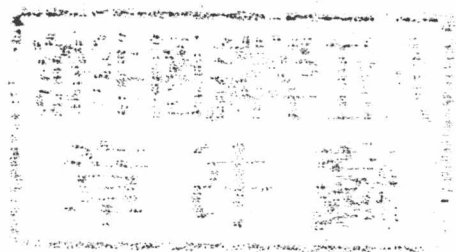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14-0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高邮荷花塘、梁逸湾、百岁巷



1431718

九江学院图书馆



1434313

目 录



引言：背景与进程	1
诗的本性：沟通心灵的审美客体	18
反思：理性与非理性共生	
——论朦胧诗的哲学背景	30
直觉的苏醒：思维结构的嬗变与调整	
——论朦胧诗的认知方式	43
悲剧：人的失落与人的呼唤	
——论朦胧诗的理性支柱	55
悲剧：理想的痛苦与英雄的孤独	
——论朦胧诗的心理机制	71
语言的变更：诗的符号化与陌生化	
——论朦胧诗的语言选择	83
意象：艺术视知觉的复合空间	
——论朦胧诗的审美特征	96
意象：结构的密度与空间	
——论朦胧诗的整体效应	107
时空的切合：意象的蒙太奇与瞬间隐寓	
——论朦胧诗的内在构造	122

开放与综合：多向“引进”与纵横渗透

——论朦胧诗的艺术态度 138

新的转机

——第五代——新生代——后崛起的

一代 153

历史·瞬间·人

——论北岛的诗 174

北岛：孤独的岛，真诚的岛 187

透明的红萝卜

——顾城诗歌的悲剧性 199

辉煌的生命空间

——论杨炼的组诗 213

后 记 231

引言：背景与进程

走向冬天
在江海冻结的地方
道路开始流动
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
孵化出一个个月亮
谁睡了，谁就会知道
梦将降临大地
沉淀成早上的寒霜
代替那些疲惫不堪的星星
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
而冰山连绵不断
成为一代人的塑像

——北岛《走向冬天》

a. 引言

艺术流放的年代产生了艺术的奇葩。

有点像艾青的《大堰河》诞生于黑暗的囚狱之中。

朦胧诗的摇篮是给全民族带来灾难的十年动乱。

当“罪恶的时间”中止时，朦胧诗和它的主人跃出了地平线，在整个诗坛，整个文学界以至思想界激起了一场级别不小的地震。这场地震持续了十年之久至今仍未平息，成为中国新时期十分特殊的文学现象，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特殊的精神现象之一。具体阐释和评估这种独特的现象似乎为时尚早，现实的距离与心理的距离都会损害阐释者视野的完整与描述的客观，但既然批评亦是一种心态，一种材料，笔者也就不妨将这种心态描述出来，成为经典性审定论者研究的一种心理材料。

在描述朦胧诗的本体内涵和艺术内构之前，笔者想在引言部分中将朦胧诗的产生、发展、变化的背景、进程作大致的勾勒，以便读者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朦胧诗和朦胧诗人。

b. 奔突在动乱时代的地下岩浆

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情感内容和心理内容是那个时代积淀物外，有不少诗篇就写于当时，北岛、舒婷、顾城、多多、芒克、食指等人的很多诗篇是写于1976年10月以前，北岛最早的诗写于1971年，而顾城最早的诗歌甚至在他十二岁的1968年就已经写出，也许朦胧诗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些，但就其社会心理内涵与整体诗歌群体形成的时间而言，是与十年动乱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它是十年动乱这只“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孵化出”的“月亮”，这对历史够有嘲讽意味的了。

也许是应了“国家不兴诗人兴”这句中国文学史上的老话。在十年动乱那样一个没有自由、没有艺术、没有歌声、没有色彩的灾难岁月里，正义横遭邪恶的奸污，真理被绑在耻辱柱上，人的尊严的丧失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的价值混同于兽的意义，人性被兽性吞没，知识成为一种罪恶，文化则是一种灾难。长期的精神压抑在人们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人们既渴望在黑暗的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心灵能够得到抚慰，也需要寻找情感宣泄的方式，而当时的诗歌以及整个文学则根本不允许这种情感的存在，因此，一些青年人便以一种自卫亦是自娱的方式写作诗歌，来抒写内心的苦闷、忧郁、愤懑，来满足灵魂的饥渴与苦痛。也许当初他们并没有想成为一名诗人，更没有料到后来他们会在新文学史上引起那么大的骚动与不安，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抒写心声，让灵魂在诗的天国得到安宁。由于特定历史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与当时直白空洞虚假的诗迥然相对的抒情方式，一种较为含蓄、较为隐晦、较为苦涩的现代抒情方式来掩饰他们内心的紊乱、苦闷、孤独，以免遭到当时政治的迫害与打击，这也许是产生朦胧诗的客观因素。在朦胧诗那些繁杂、变形、跳跃的意向背面，实际奔腾着一条情感的河流。李泽厚在1980年为《星星画展》写的《画廊谈美》一文，虽然说的是画，“当时心里想的却主要是朦胧诗”，他敏锐地指出：“……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型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对应物吗？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感情，不都是一定程度的在这里以及近年来的某些小说、散

文、诗歌中表现出来了么？它们传达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读书》1986 年第一期）“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也许正是朦胧诗的一种非常客观公允的写照与判断。恩格斯曾经说：“愤怒出诗人”，朦胧诗人既是感伤诗人，尤其是在“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他们在泪水和棍棒中迅速地觉醒，迅速地成长为思考的一代，他们又是动乱的年代所造就的叛逆的一代，“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这种不满现实的情绪和对人、对人性的呼唤，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在奔突、在流动。其实，这时候有很多有志青年都以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的形式来表现心灵的苦闷、懊丧、愤懑和痛苦，如一度非常流行的《公开的情书》、《第二次握手》以及北岛的《波动》等小说便是这种情感岩浆喷射的一种形式。

c. 《今天》

1978 年底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召开的前后，正逢思想解放运动深入之际，北京的几个青年人聚集在一起，筹议创办了一个油印物《今天》，这个刊物后来对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诗人、小说家、画家从这里起步，很快走向了世界。《今天》也许会像五四时期的《小说月报》、《创造月刊》一样，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它独特的位置。

《今天》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学双月刊，1978 年底创刊，1980 年停刊，共出了大约十二期。《今天》表现出对传统文学观念革新的全方位姿势，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诗歌刊物，也不是纯粹的文学刊物，它上面载有诗歌、小说、散文，有理论文字，还有一轰动海内外的“星星画派”的美术作品。朦胧诗最初出现时，便经常与“星星画派”的绘画合二为一，诗配画，画配诗，以强化这种艺术的冲击力。除了与

“星星”并肩作战外，《今天》还单独油印了个人的集子，北岛的小说集《今天》、诗集《陌生的海滩》，芒克的诗集《心事》，食指的诗集《相信未来》等都是当时的单本专集。北岛、芒克、江河、食指、林莽、严力以及杨炼、顾城和福建的舒婷构成了《今天》的基本阵容，实际这一阵容，亦是朦胧诗的基本阵容。另外，星星画派中的王克平、曲磊磊、黄锐、阿城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今天》的活动，推助了朦胧诗潮的泛滥、汹涌。

与“星星”画派一样，《今天》是以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的，他们在创刊号上宣言式的《致读者》中明确宣告：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马克思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而今天，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花朵。

过去，老一代作家们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立下了功勋。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

“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

我们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今天》的宣言可以归纳出他们创作纲领上的几个特点：一、风格的多样性；二、对传统的挑战性；三、眼光的世界性或当代性、现代性。但后二者只是他们凭直觉感受到的，并未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进行具释，也不具体，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冲击所依赖的最有力的武器是风格多元化，用多元化的风格取代诗坛那种单一的僵硬的模式，然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探索精神与创作实绩远远超过他们宣言的价值内涵，这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实上，《今天》成了中国朦胧诗潮的发源地，从那里涌出了一股汹涌的诗的潮流，以巨大的冲击力辐射到诗界、文学界、思想界。1979年到1980年，《今天》的发行量迅速增加，在北京的高校里大学生们争相传阅，争相传抄，然后

这些诗再经来自各地的大学生辐射到全国，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顾城在《剪接的自传》里曾经提到他阅读《今天》的激动心情，当时顾城写了不少诗，心情非常压抑、孤独：

“刚找到工作的姐姐，递给我几页诗，她说：‘快看，有人写和你《无名的小花》那样的诗。’

我在静漠的阳光下，读着这些诗，陌生的诗……

我看完之后，独自呆了很久；久久地望着那枯枝后，无声的晴空；我望着，为了相信，相信被我自己、被习惯埋葬的真实和美……

最后，我又一次站起来，掀起床单，用手帕擦去《无名的小花》上厚厚的灰尘……”

从顾城的这段记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今天》对整个一代青年无疑是一种呼唤，《今天》无疑在他们心灵激起了一种共鸣。

舒婷这样写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的情景：“77年我初读北岛的诗时，不啻受到一次几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它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好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尤其是《一切》。正是这首诗令我欢欣鼓舞地发现：‘并非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在我们这块敏感的土地上，真诚的嗓音无论多么微弱，都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可见《今天》的出现聚集了一批年轻诗人，推出了一批青年诗人，也培养滋育了一批诗人，很多人通过《今天》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也找到了自己的联络对象，他们的感情开始有了新的寄托，有的人在暗暗传抄、背诵、模仿《今天》的诗，生活，有了一扇新的窗口。

《今天》的出现也预示着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发展的文学时代的到来。虽然《今天》是一个油印刊物，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不可能的，在十七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样单一化的文学时代里，搞这种与常规模式相背离的文学刊物，就意味着是一种异端。文学史上这样惨重的教训并不算少。《今天》只能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总的历史氛围里出现，它的存在意味着自由的空气已经大幅度地向中国文坛涌进，而单一化的僵硬的守旧的文学局面已濒临崩溃。

d. 冲出地平线后的喧闹

一场诗坛空前的大论战开始了。当《今天》以油印的形式出现时，有人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为满足发表欲而已。当朦胧诗悄悄地在《诗刊》等重要报刊露出了头角之后，便开始引起了一些诗人和诗评家的注意。当1979年第三期《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之后，人们也许并没有去留心这个陌生的名字，而那种陌生的诗美却使得一些美力萎缩的人感到困惑。第四期《诗刊》中舒婷《致橡树》的出现虽然获得了一片喝彩声，但是她的另一些诗歌却遭到了非议。不久，福建、北京南北呼应共时性地展开了一场诗坛空前的“朦胧”之战。

这场论争并不是从青年诗人的诗作直接切入的，而是从一位中年诗人的诗作转到朦胧诗的。章明《令人窒息的朦胧》，批评了四十年代的“九叶”之一杜运燮的《秋》，认为《秋》是朦胧的，尤其觉得“连鸽哨发出的成熟的音调”一句不可以理解，鸽哨怎么会成熟呢？这便揭开了“朦胧”之战的第一道序幕。杜运燮的《秋》如下：

连鸽哨也发出了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沉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像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坏，
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
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
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
山川明清，视野格外宽广；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
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
在山谷酿成透明的好酒，
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醒人的香味
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

街树边红颜色暗示点什么，
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
吊车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
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拿杜运燮的这首诗来对“朦胧诗”来进行发难，委实是一大冤屈。《秋》一点也不朦胧，只是稍稍运用了诗歌意象的基本技巧，而且，《秋》是一首政治性很强的“大我”颂歌型的抒情诗。诗中，诗人把十年动乱比作“阵雨喧闹的夏季”，将青年一代比作“萌芽”，成长中遭到“扭曲”和“受伤”，“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把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比作“秋天”、“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并且传递出“丰收的信息”。这是一首歌唱新时期的赞歌，感情真挚深沉，只是没有采用那种“啊”式的直白的颂歌法，诗中运用了意象暗寓、象征等手法，但思维方式基本是一维性的因果联系，强调意与象对应的逻辑方式，理念有些淹没了感情的色彩。不用说与朦胧诗人那种闪烁不定的意象魔方不能相比，即令与诗人的四十年代诗作相比，《秋》也显得直露。这种抒写“大我”的诗也被当作“朦胧”的靶子，被当作“异端”，可见这场“朦胧”之战，并不是简单的“懂”与“不懂”的争执，而是两种不同的诗歌观念的较量，而且，这种诗歌观念的对立与悬殊也势必导致论战的混乱与非常态发展。

在这之前，五十年代著名的青年诗人公刘读了顾城的诗集之后所写的《新的课题》在《星星》诗刊发表之后，也引起赞同与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福建，孙绍振、刘登翰等诗人竭力为舒婷大声疾呼，力争其存在的合理地位。争鸣尚在继续，《诗刊》于1980年又作了一次惊人的创举，创办了“青春诗会”，虽然首届青春诗会当中只有舒婷、江河、顾城三位准朦胧诗人参加，但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亚等亚朦胧诗人的进入，使得这届青春诗会更多沾染了朦胧的气息，尤其是王小妮、梁小斌、徐敬亚等这些异军与《今天》诗派的横向联系使得朦胧诗的阵容更为庞大，而影响开始辐射性地向四周渗透，以至于有人怀疑这一期诗刊是不是为朦胧诗专门创办的。这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第一本朦胧诗集——舒婷的《双桅船》，深受读者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并获得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新诗诗集奖。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舒婷顾城诗选》，大大扩大了朦胧诗潮的声势和影响。

继章明的《令人窒息的“朦胧”》之后，诗坛和批评界为顾城两首小诗（《弧线》、《远和近》）的内涵展开了“懂”与“不懂”的争



论，为时达一年之久，争论的双方言辞激烈，甚至意气用事，但实际都是以一种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的，反对者依据平面的线性思维那种因果联系逻辑性很强的推理模式，赞成的实际上也是依据的同一种思维模式。一说有“思想”，一说无“思想”，都在朦胧诗的外围绕圈子，而不能在诗的本体艺术的诗论上深入下去。

在“朦胧”之战中，三个“崛起”论者为推动朦胧诗的更大发展和扩大朦胧诗的更大的影响起着很大的作用。诗评家谢冕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犀利的艺术目光迅速发现了这一伙正在“崛起”的青年诗人，1980年5月7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首先提出对朦胧诗要“适当容忍和宽宏”，“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之后并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从诗歌历史发展的进程考察来表明朦胧诗的出现、存在的必然与合理，其热情洋溢、文采劭彰、立论新颖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主编的《诗探索》也应运而生。《诗探索》容纳不同的观念在同一阵地进行争鸣切磋，因而这个全国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一时成为全国的畅销书，很多那时起步的青年诗人至今还十分虔诚地怀念这本富有论辩意味的刊物。孙绍振是第二个崛起的作者，他在1981年3月号《诗刊》上发表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则显示出这位诗论家更深邃的美学目光与深厚的理论功力。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与其说是诗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没有停留于“懂”与“不懂”这样阅读层次上，而从审美原则的高度去概括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虽然它概括的几条原则未必准确，但这种超越现象本身从理论上去阐释朦胧诗的立论方式，使朦胧诗的确立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朦胧诗迅速走向全方位发展与谢冕、孙绍振等人的富有论战性的